

第二章 蔡旨禪女史的生平

蔡旨禪，諱罔甘，道號明慧，明治三十三年（1900）四月二十八日生，民國四十七年（1958）卒，享壽五十九歲，澎湖縣馬公鎮長安里人，活躍於日治時期。從大正十二年（1923）至昭和十年（1935）間，其所參加的擊鉢徵詩、應聘齋堂教師和投稿發表詩作等諸多訊息，屢刊於《臺南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詩報》、《南瀛佛教》、《藻香文藝》等報章雜誌，名列《澎湖縣志·人物志》和《文化志》中，《新竹市志·藝文志》對其書畫風格亦有好評。

旨禪女史並無日記傳世，因此，地方方志所載及散見報端的消息與女史詩作內容，將是架構女史生平梗概的憑據。¹筆者擬以「時間歷程的變化」為經，其「不同的經驗身份」為緯，參以「一生所歷行跡」為敘事軸線，將旨禪女史的生平分成誕生傳說、求學過程、塾師生涯、落葉歸根四個階段，依次論述之。

第一節 宗教色彩的誕生傳說

旨禪女史的父親名蔡梗，母親蔡黃招，二人經營榨花生油、作醬料的小生意，婚後因多年不孕，領養一子，取名蔡陣，²而後「禱於觀音而孕焉」，相關情形於《澎湖縣志·人物志》有載，以下詳述之。

一、禱於觀音而孕焉

澎湖居民大多由沿海閩粵地區移民而來，因此，對於宗教的信仰亦承襲大陸，其中以信仰道教者佔多數，佛教次之，而大多數澎湖人宗教信仰的態度是極其篤厚而普遍的。³旨禪女史的父母信仰的對象是「觀音佛祖」，是臺澎地區寺廟奉祀的主神之一。⁴虔誠禮佛的蔡梗夫婦，在收養蔡陣後，並未放棄生育的機會，

¹ 連橫《臺灣詩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自序」：「昔子輿有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則史也，史則詩也。」所以「詩作」也是一種極佳的文獻資料。本章擬藉若干詩作以架構旨禪女史的生平梗概，部分詩作引用若與本論文第三章「旨禪詩畫集」詩作探析」重複者，進一步討論，請詳參第三章。

² 葉連鵬〈誰曰釵裙定志弱—澎湖第一才女蔡旨禪的生平與詩作初探〉，《砵砵石》第24期，2001年9月，頁5。案：蔡陣生蔡瓊音、蔡百根及蔡百鏘。蔡瓊音，字振玉，道號靜修（見照片16，頁34—4），與旨禪女史親近，曾渡海到臺，詩名亦見當時報刊、詩集，如《詩報》、《臺南新報》、《東寧擊鉢吟前集》、《東寧擊鉢吟后集》「閩秀」欄。旨禪女史逝世後，繼任為澄源堂住持。

³ 陳耀明編著《澎湖的廟神》，澎湖縣：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34。

⁴ 觀音佛祖，「觀音」二字是法號，「佛祖」是臺澎民間對佛的尊稱。「觀音」法號原是「觀世音」三字，唐代避太宗李世民名諱而修改的。法華經云：「苦惱眾生，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也有稱之「觀音菩薩」的，「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略音，「菩提言此心，薩埵言此志」，故「菩薩」是自覺能普渡眾生的意思。現今臺澎地區奉祀「觀音佛祖」

據《澎湖縣誌·人物志》中記載：「蔡旨禪，諱罔甘，道號明慧，…父名梗，母黃氏招，禱於觀世音菩薩而孕焉，賦性貞淑，天資聰敏，自幼與群兒異，或繡鳳或塗鴉，不事嬉遊，九歲則長齋繡佛」⁵，祈求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菩薩賜予子息，這正是一般臺灣民間宗教靈驗性與功利性的特質，⁶旨禪女史在此特殊因緣和背景下誕生，其成長過程自是「與群兒異」。

二、九齡矢志報親恩

旨禪女史「天資聰敏，自幼與群兒異，或繡鳳或塗鴉，不事嬉遊」，是其誕生時即含宗教義蘊，抑或感染了雙親的虔誠，女史九歲時便下決心「長齋繡佛」，並於詩作中闡明一己盡孝與成為「齋女」⁷守貞不嫁的決心，其〈誓志〉有云：「九齡矢志報親恩，願效北宮咬菜根。逐伴皈依猶乳臭，不同紅紫競芳芬。」(頁36)〈自勵〉亦言：「為報今生父母恩，年華二八守清門」(頁3)、〈有感〉則道：「撒瑱不嫁為親安」(頁35)，女史自幼長齋繡佛的原始動機，除宗教信仰使然外，可知是「為報親恩」。關於「不嫁」，葉漢明在討論華南地區的不婚女性時提及：

富裕家庭固可負起贍養不嫁女兒之責，普通家庭也會允許長女及次女自梳，以負起養家責任的家庭生計策略。事實上，自梳女都有極強的孝悌觀念。養家對她們來說，是一種天職。家庭也視她們與維持家計的兒子無異。自梳女的特殊生活方式並未受父權主流文化系統所排斥，反有令不婚女子擺脫邊緣地位的作用。…自梳女的貞潔觀和清淨感對其個人精神力量之源

的，超過六百座，以高雄縣為最，佔八十座，而以台北市的「龍山寺」香火最鼎盛，澎湖一縣以「觀音佛祖」為主神的廟宇，計有觀音亭、澄源堂、太和堂等十七座。同上註，頁46-49。

⁵ 顏其碩、莊東撰述《澎湖縣誌·人物志》，澎湖縣：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2年7月，頁72（總頁1715）。

⁶ 丁仁傑〈由臺灣宗教發展史中的基本宗教類型看臺灣當代的新興宗教研究〉，臺灣歷史學會主辦、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協辦「邁向21世紀的臺灣歷史學—反省與開拓研討會」發表論文，2001年6月3日，頁6。

⁷ 日治時期以『齋教』一詞來涵括以持齋、在家信仰為特色的三個民間宗教：龍華教、金幢教和先天教。信仰齋教者一般被稱為齋姑(菜姑)或齋友，也有不禁嫁娶的，類似在家佛教，其中先天道要求禁嫁娶。詳見江燦騰、王見川主編《台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首屆臺灣齋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9月。另，齋姑與佛教女信徒不同，出家及在家的佛教女信徒的「皈依師」是受過具足戒的出家僧尼，「齋姑」的「皈依師」往往是同為「齋教」的在家修行者。詳參江燦騰〈從齋姑到比丘尼——台灣佛教女性出家的百年滄桑〉，《歷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頁22-32。而「齋教自認是佛教的一脈，其使用的經典與佛教並無太大區別，其信徒平日嚴守戒律，終生茹素。所不同的，齋友並不出家、削髮，平日不穿袈裟，而和一般百姓一樣工作維持生活，有些派別並准許婚娶生子，因此有所謂「在家佛教」之稱呼。「齋教」一詞源自日治時代而來，又稱作「持齋教」或「吃菜教」。齋教為一統稱而已，泛指不吃葷的齋友所崇信的民間宗教，齋友因而有「菜友」、「菜公(男眾)」、「菜姑(女性)」之稱呼。」詳見林美容、張崑振〈台灣地區齋堂的調查與研究〉，《台灣文獻》第51卷第3期，2000年9月，頁204。

有宗教式的淨化和昇華作用，她們大多對自己的獨身感到自豪和滿足。⁸

透過葉氏的說明，自梳女在父權意識至上的社會群體中，經濟能力的獨立使其足以負起養家責任，也因此社會上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位置」，對於自己的獨身，她們感到自豪和滿足。然而，在宗法制度的設計下，傳統現實婚姻的型態，所有的教條只熱衷於關注女子是否為賢妻、孝媳、良母，與原生家庭的疏離被視為理所當然，對於雙親「禱於觀音」而誕生的旨禪女史，這是難以承受的宿命，因此，在先天因緣條件與後天背景考量下，女史選擇成為守貞不字的「齋女」以報答親恩，台北名士葉友石有詩相贈，可見其孝行佳名，傳為一時美談：⁹

禪心詩思本天真，福慧修來廿四春。比似北宮貞孝女，不隨流俗徹環瑱。

旨禪女史自幼選擇成為撒瑱不嫁的齋女，以宗教的信仰力量為基礎，一片冰心、撫躬自信，報養親恩；又發揮其才情，贏得世人的掌聲，其更以輕鬆口吻看待自己的獨身，笑言「儂貪清福出紅塵」（〈贈嫦娥故人〉，頁 83），女史所流露的自信與自在，相較於部分自怨自憐的齋女詩作，¹⁰實在顯得「自豪和滿足」。

第二節 奮發自勵的求學過程

澎湖文化發展甚早，澎人對漢文頗熱衷喜愛，小孩從小被送到私塾唸書，教導科目為三字經、瓊林、千字文，但不教導作詩，因為私塾老師未必能作詩。¹¹而自言「發憤攻書期出群」（〈誓志〉，頁 36）的旨禪女史，現今並無資料顯示曾進入公學校受教育，其應是在民間的漢書房接受啓蒙、完成教育和學習作詩的。而澎湖「近世屈指之文學家」¹²陳錫如（1866—1928）正是女史發憤攻書過程中

⁸ 葉漢明〈妥協與要求：南華特殊婚俗形成假說〉，輯入熊秉真、呂妙芬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99年6月，頁266、274。

⁹ 葉友石〈贈蔡旨禪女士〉，見連橫編《臺灣詩薈》（下）第20號，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493。

¹⁰ 黃巧雲〈所感〉組詩三首所言：「人情鬼域實堪憎，命薄如花感不勝。儘道佛門清靜地，那知勢利竟凡凌。」「引進空門卅二年，枉教禮佛上西天。…」、「…紅顏傳說命皆薄，妾不紅顏命亦然。」見《詩報》第24號，昭和6年（1931）10月1日，頁15；同報第22、24、35號也有類似感嘆之作。另，《南瀛佛教》第9卷第6期，昭和6年（1931）6月，頁38，釋明雲〈希望僧尼齋姑去實行結婚〉一文，提及齋姑「在靜夜之中，無人之處長吁短嘆。…寫著好多的詩，其中約半數強，都是嘆身世孤單淒涼之句…」

¹¹ 呂順安主編《澎湖縣鄉土史料—馬公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47—48，吳克文先生之言。另，吾氏又言：「學作詩主要為赴考，參加科學考試，當時澎湖識字者雖然不少，但會作詩者僅寥寥十數人而已。」旨禪女史卻於私塾中學會作詩，也導致日後拜陳錫如門下之因。

¹² 顏其碩、莊東撰述《澎湖縣誌·人物志》，頁61（總頁1693）。

首要的良師；另外，旨禪女史「工畫能文而書法尤為勁秀」¹³，後以孤懸海島之弱女子，得林獻堂資助到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深造，¹⁴此舉除對其畫藝精進助益良多外，更可驗證旨禪女史奮發上進的求學精神，因此，此節將分成「晤名師拜門下」與「渡大海習畫藝」二部份，建構其求學過程。

一、晤名師拜門下

澎湖宿儒陳錫如(1866—1928)與旨禪女史同為馬公鎮長安里同鄉，於1921年間在高雄旗津地區開設留鴻軒書房，並組織旗津吟社，¹⁵1923年陳錫如歸澎後，¹⁶旨禪女史蒙陳氏收錄門下，有〈喜晤錫如先生蒙錄收門下賦此誌感〉詩、詞二首：¹⁷

公門挑(桃)李滿庭隅，別有修桐十二株。愧我飛飛簾外燕，也隨鸞鳳上高梧。

烹經史，隱逸士，道學風流差可擬。鄭康成，陶淵明，一生詩酒，遙遙兩得名。門前有柳兼桃李，花木春風都吹被。紅粉生，白衣朋，泥中籬下，雙雙與有榮，【調寄梅花引】。

錫如先生桃李滿園，而詩中所謂「別有修桐十二株」意指李雲英、陳素雲、蔡月華與盧虹喬等陳錫如在旗津留鴻軒書房所收的十二名女弟子，皆以好學能詩聲名遠播，¹⁸旨禪女史對於錫如先生治經史、桃李滿門、詩酒逍遙的風範，表達了由

¹³ 《臺南新報》第7963號，大正13年(1924)4月23日，9版，「澎湖信通」、〈巾幗設帳〉。

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中央研究院，2000年12月，頁90，「二月十九日」註：蔡旨禪「後得林獻堂資助到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深造。」其餘見諸林獻堂先生日記的記載，詳參下文「渡大海習畫藝」部分。

¹⁵ 同註12，頁61(總頁1693)。另，《臺灣日日新報》第7565號，大正10年(1921)6月26日，6版，〈西瀛特訊〉：「旗後各青年團內，畢業醫師及州郡役場，商會及銀行各錚錚之者，拖(託)陳清泉氏為紹介，聘請素以漢學維持為己任之陳梅峰、陳錫如二氏，到處講學。已於近日在杏園別墅樓上啓館，每夜出席者甚多，其向學熱心，最為可喜之現象。然聞啓館時以陳梅峰氏為急先鋒，至【陳錫如】遊滬歸來，方為瓜代云。」可見陳錫如於大正10年(1921)應聘至旗津講學。

¹⁶ 《臺南新報》第7790號，大正12年(1923)11月2日，5版，〈贈品紀念〉：「高雄旗津吟社社長陳錫如氏，自到旗津設教以來，…於茲三年，遂決定於本月六日，乘奉天丸期輪歸澎…」；

¹⁷ 《臺南新報》第7847號，大正12年(1923)12月29日，5版。第一首詩收入《旨禪詩畫集》，頁10；第二首詞見頁14，詞題更為〈敬呈留鴻夫子誌感〉。另，同報第7963號，大正13年(1924)4月23日，頁9，刊載〈澎湖信通〉：「大鐘奉獻。…天后宮落成…一大銅鐘…上鑄天后宮三字…公議選舉留鴻女弟子蔡氏旨禪、陳氏素心、陳氏雪玉等三貞女…開始撞擊…觀者環堵。咸榮羨之。」至遲1923年間，旨禪女史已拜陳錫如門下。

¹⁸ 《臺南新報》第7369號，大正11年(1922)9月7日，5版，刊載〈吟社雅集〉：「月之三日午後八時旗津吟社，開本社擊鉢吟會於留鴻軒樓上，…又同日午後三時，留鴻軒女弟子十二人，亦在樓上開詩鐘擊鉢吟，…元為蔡氏月華，眼為徐氏繡紅…文運之興可見一斑。」另，胡巨川〈陳錫如與其《留鴻軒詩文集》〉，《南台文化》，第四期，2001年12月，頁41，有「留鴻軒女弟子十

衷的欽慕。在名師指導下，其於 1924 年開始參加西瀛吟社¹⁹徵詩，初試啼聲即以〈澎湖文石〉獲元掄冠：

生成五彩大文章，僻島何來此石良。疑是女禍（媧）曾煉過，補天剩棄水中央。堪誇島嶼若崑岡，特產無殊璞玉良。大器一經磨琢就，好同瑚璉共爭光。（〈澎湖文石〉，頁 7）

對於此次不讓鬚眉振鐸吟壇的美事，澎人顏其碩²⁰有詩譽之：

青山如畫映湖光，韻事傳來喜欲狂。多少鬚眉無氣焰，嬌娃竟署狀元郎。峰鴻弟子一何賢，壓倒座中白樂天。倘使當年生晉代，謝家詠絮有誰傳。描鸞刺鳳尋常有，設帳傳經自古稀。況是紅顏空色相，如來座下久皈依。（〈聞蔡旨禪女史齋堂振鐸吟壇拔幟有感〉²¹，三首）

而當時《臺灣日日新報》亦刊有「特訊」記此盛事：

西瀛吟社……而前課題之〈澎湖文石〉，陽韻七絕，一元歸之陳文石，說者謂名稱其實，一元歸之蔡氏指（旨）禪，說者謂女士獲元，尤為僅見…

22

二人」照片，壁上有「既翁堂」一匾，其中，陳錫如中坐，右立李雲英、陳素雲、蔡月華、盧虹喬、徐繡紅、葉碧珠；左立李玉音、徐嬋娟、翁錦霞、葉翠錦、蔡碧瑤、吳秀娟，旁有一聯云：「兩蔡二徐雙李葉，單吳獨陳一盧翁」，據胡氏〈旗津吟社叢談〉，《高市文獻》，第十五卷第四期，2002 年 12 月，頁 93，推論此相片似攝於旗津葉氏（旗津吟社特別會員葉宗禮）樓上，對聯乃旗津留鴻軒十二女弟子之姓。另，蔡氏雲錦〈依韻祝留鴻夫子花甲榮慶〉有「未得班聯十二孃，私心竊喜列門牆。」見《臺南新報》第 8301 號，大正 14 年（1925）3 月 27 日，頁 5，可證旗津留鴻軒十二女弟子聲名遠播。

¹⁹ 莊東撰述《澎湖縣誌·文化志》，頁 76（總頁 1330），西瀛吟社創立於民前 5 年，為澎湖縣最早成立，且維持最久之詩社，由宿儒陳錫如等廣招文人學者，品行端方者四十餘人，每月按期聚會一次。另，同書，頁 77（總頁 1331），並刊有發起人陳錫如的「西瀛吟社序言」，署時為「民前七年」。胡巨川則推論西瀛吟社應創於宣統 3 年，詳參氏著〈澎湖縣詩社淺探〉，《碇咕石》，2002 年 3 月，頁 102—106。呂順安主編《澎湖縣鄉土史料—馬公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頁 47，吳克文先生言：「西瀛吟社之前稱為澎湖詩社。」

²⁰ 顏其碩，原籍澎湖西嶼鄉池東村，後遷往馬公市重慶里。生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民國八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校師範部畢業，服務國民小學教師多年，民國十六年參加普通文官考試及格，轉入澎湖廳服務。光復後，任澎湖縣政府統計股長、主計室副主任、主任等職，並為澎湖縣文獻委員會委員。民國六十六年正月六日病逝，享壽七十八歲。見鄭紹裘〈鄉老土紳〉，氏著《懷古述舊話澎湖》，澎湖縣：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6 月，頁 229。

²¹ 《臺南新報》第 8012 號，大正 13 年（1924）6 月 11 日，5 版。

²² 《臺灣日日新報》第 8684 號，大正 13 年（1924）7 月 19 日，4 版，〈西瀛特訊·重開擊鉢〉。

旨禪女史參與了西瀛吟社的活動，因此，亦視詩社發起人之一陳梅峰（1858—1937）²³為師，有〈喜梅峰夫子榮歸〉、〈奉懷梅峰夫子〉（頁 34—35）、〈梅峰恩師喜得兩男孫賦祝〉²⁴等詩。

留鴻軒的求學生涯，師長的教導與同窗的激勵，無疑是旨禪女史增進學識的關鍵，在其離開澎湖移家彰化前，有詩云：

鏤骨銘心教育恩，何期此日別程門。彰城擬買新絲繡，繡出吾師像一尊。

（〈移衆彰化惜別留鴻夫子〉，頁 11）

留鴻軒裏日相親，爭奈驪歌遽迫人。從此家山長遠別，叫儂那得不傷神。

華筵盛饌故人情，一唱驪歌別淚傾。珍重吾儕須自愛，總期女界振芳名。

（〈留別芸窗諸妹〉²⁵二首，頁 11）

筆墨相親的同窗故人因女史移家而兩地遠隔，浩蕩師恩也無以回報，女史心中是充滿不捨與離情。

另外，1925 年《臺南新報》第 8301 號刊有留鴻老人〈六句自敘〉：「數十年來慕紫陽，薪傳鹿洞熱心腸。學庸作序吾何敢，惟有搜篇摘句章。」²⁶乃陳錫如於花甲之年藉詩作闡明一己欽慕效法朱熹在白鹿洞書院作育英才之心，同時該報並有陳氏在高雄旗津、澎湖留鴻軒的男、女弟子黃國梗、林振輝、蔡雲錦、林芷香諸人〈依韻祝留鴻夫子花甲榮慶〉賀詩。²⁷未能返澎慶賀夫子六十大壽的旨禪女史，也依韻成詩表達祝禱慶賀之意，²⁸以「殷勤誦經文」、「禱如來降康」為恩師祈福，簡單的動作中有女史真誠的心意。1927 年，旨禪女史與留鴻軒女弟子蔡雲錦、蔡月華等人集資，為其師陳錫如刊行《留鴻軒詩文集》，書分上下二集，

²³ 《澎湖縣誌·人物志》，頁 56—57（總頁 1683—1684），陳梅峰曾在澎湖沙港開設幸園堂私塾數十年，並組織西瀛吟社。另，《臺南新報》第 7999 號，大正 13 年（1924）5 月 29 日，5 版，〈澎湖通信〉「吟社重興」：「自辛亥年陳梅峰、陳錫如二氏，赴南社大會有感，回澎後，遂創設澎（西）瀛吟社。每月以一律一絕為課。成立有八年之久，後因各主幹者，或住民國，或寓臺陽，故擊鉢雖常開，而月課則停歇。本年，陳錫如氏自旗津歸來，與陳梅峰氏倡首，重整旗鼓，再開筆戰。本期課題為澎湖文石……」從時間點推論，旨禪女史〈澎湖文石〉詩即為此次「吟社重興」得名作品。

²⁴ 此詩收入《旨禪詩畫集》頁 103，題為「失題」，然《詩報》第 102 號，昭和 10 年（1935）4 月 1 日，11 版刊有此詩，詩題為「梅峰恩師喜得兩男孫賦祝」。

²⁵ 此二詩見《臺南新報》第 8170 號，大正 13 年（1924）11 月 16 日，9 版，第一首詩題為「移家彰化惜別留鴻夫子」，詩中末句為「供奉吾師像一尊」；第二首則為二首七絕，《旨禪詩畫集》誤為一首七律，今依報章還原。

²⁶ 《臺南新報》第 8301 號，大正 14 年（1925）3 月 27 日，5 版。

²⁷ 同上註，計有黃國梗、林振輝、陳福興、劉雲健、高品香、蘇德修、蔡氏雲錦、林氏芷香、陳氏素心、林氏淑妹、郭氏素娟、蔡氏曉煙等人作〈依韻祝留鴻夫子花甲榮慶〉詩。

²⁸ 〈依韻祝紫髯翁老夫子六秋榮壽〉：「祇為家山隔水洋，未能師席慶稱觴。殷勤惟把經文誦，直向如來禱降康。」見《旨禪詩畫集》頁 13。

書末並附女弟子 12 人的詩作 190 首。²⁹女史在該書序文中提及：

吾師紫髯翁諱鍾靈，字錫如，別號近市居士，臺澎之知名士也。……改隸後，閉戶著書，不求聞達，……專以維持漢學為己任。……好以詩文獎誘後進，而於女學之興，尤致意焉。時則歐風美雨，瀰漫全臺，異學爭鳴，漢學不振，臺之老師宿儒，隱憂共抱。……吾師……所投文稿，經各大方家選取，非冠軍即前茅，而詩之入選，尤不可勝數；積帙即多，散而不集，禪忝列門牆，深蒙教育，屢請集刊，輒被不許。在師則遜讓自謙，猥謂草率之詩文未堪行世。而在禪則感恩圖報，不忍其數年之心血，徒費無聞，於是再四懇請，三年而始蒙首肯。……³⁰

留鴻夫子陳錫如重「漢學」與「女學」，對於旨禪女史在文學及思想的啓發，影響深遠，雖然陳氏在《留鴻軒詩文集·自序》謙言：「生平少應酬遊覽之詩，凡所作者，皆應各詩社之徵募為題所限」，作品又「類多老生常談，句皆老嫗可解，鄙俗粗淺」，故「三蔡女生屢請刊而不許」，³¹但女史深知為恩師刊行著作以成風雨名山之業的重要，故一再懇請，其書終於付梓。陳錫如門下生徒眾多，其傳世之作卻由旨禪女史籌畫而成，蔡月華於書後有跋可證：

佳作流傳，故文人之幸事；師恩報答，為我輩所當然。……本年春，接家旨禪雲錦兩學姐，先後來書商酌，集資刊行《留鴻軒詩文集》。是舉也，實獲我心，不勝喜慰。……³²

²⁹ 顏其碩、莊東撰述《澎湖縣誌·文化志》，頁 91（總頁 1360）。又，此書「上集九十頁，內容為陳氏文集計一百十五篇，包括史論時務，論說議策，辯記檄序等；下集五十五頁，容納其詩作，包括股風、近體、律絕共二百五十七題，計四百十六首。卷首有陳氏自序外，並有發行人陳考廷、受業生蔡旨禪、蔡雲錦之序文，未有蔡月華之跋。書為二十五開平裝。現在除少數陳氏之授業生外，能保存完整者為數無多。」另，高雄市胡巨川先生高價從臺北妙章書局買來的兩本《留鴻軒詩文集附女弟子詩鈔》，發行人陳皆興，苓洲吟社編輯，臺南鴻文活版社印刷，昭和 2 年 12 月 11 日發行，該書封面上有原持有人「林振輝」的簽名，見氏著〈陳錫如與其《留鴻軒詩文集》〉，《南台文化》第四期，2001 年 12 月，頁 38—39。案：林振輝，為留鴻軒弟子，見上註。《詩報》第 245 號，昭和 16 年（1941）4 月 2 日，頁 24，有林振輝〈弔陳錫如夫子令夫人仙逝〉：「噩運傳來暗自驚，婺星一夜墜西瀛。杏壇龍已歸仙界，蕙帳鸞尤赴玉京。階下桂蘭腸欲斷，樞前桃李淚頻傾。德顏從此覓難得，回首程門感慨並」。據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印《高雄市志（三）·民政篇》，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165（總頁 1093），林澄增，字振輝，澎湖縣人，民 35 年 11 月當選第一屆民選鼓山區區長，林氏當時 41 歲。

³⁰ 蔡旨禪〈留鴻軒詩文集敘〉，見《澎湖縣誌·文化志》，頁 144（總頁 1464），文末署「大正十五年歲次丙寅 受業女生蔡旨禪謹敘於彰化齋堂平權軒教館旅次」。

³¹ 轉引自胡巨川〈陳錫如與其《留鴻軒詩文集》〉，《南台文化》第四期，2001 年 12 月，頁 34，陳錫如所言「三蔡女生」即蔡旨禪、蔡雲錦與蔡月華。

³² 蔡月華〈留鴻軒詩文集跋〉，同註 30。

由此不僅見出旨禪女史的視野與領導、辦事能力在弟子群中皆屬上乘，也可知陳錫如與弟子間師徒情深。1928年，陳錫如辭世，旨禪女史傷痛欲絕，有〈奉讀錫如夫子卒前一日病劇手翰潛（潛）然感作〉以及〈哭陳錫如夫子〉組詩九首（頁94—96），「傳經一世獨精勤」³³的陳錫如夫子，其在身教和言教上對旨禪女史的教導與啓示，不僅奠定了女史深厚的才識，更培育了女史清高卓絕的人格，其影響是巨大而顯明的。

二、渡大海習畫藝

繪畫技術的養成在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社會，是文人士子接受教育過程中的「附帶產品」，而被排拒在科學制度外的女性，一般是沒有受教育及執筆「墨戲」的機會。³⁴旨禪女史在書房的教育中，憑著自身的才情與勤奮，「閨中盡日用工夫」（〈學畫〉，頁9），不僅習得了附帶的「書畫」技藝，甚至聲名遠播，「彼郡人士多有持扇奉箋，託人求其書寫者」³⁵，甚至應邀在「一新會二週年祝賀會」上展出書畫，獲得好評。³⁶

力學不懈的旨禪女史，並不自滿，為求畫藝的精進，曾請託林獻堂代為選擇可以深造的中國美術學校，林氏回函建議「不如先從香山陳氏進學習較為有益」³⁷，女史有詩自嘲此事。³⁸後其計畫前往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深造，接受專業的訓練，根據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所載，旨禪女史「恐學費不足，書來求援助」，而在林氏「贈之百金」的資助下，1934年5月20日其啓程到廈門美術學校。³⁹在越洋異地的習畫過程裡，女史也以詩作記錄了美術學校中的生活點滴：

池心綺閣寂無喧，斜倚雕闌寫彩鴛。寄語吳剛看仔細，摩登禮法本來敦。

³³ 〈哭陳錫如夫子〉組詩第一首：「傳經一世獨精勤，應召玉樓詎忍聞。腸斷春風留不得，豈真天欲喪斯文。」見《旨禪詩畫集》，頁94。

³⁴ 賴明珠〈閨秀畫家筆下的圖像意涵〉，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輯《意象與美學—臺灣女性藝術展》，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1998年5月，初版，頁30。

³⁵ 《臺南新報》第7963號，大正13年（1924）4月23日，9版，「澎湖信通」、〈巾幗設帳〉。

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台北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年4月，頁108，「新三月十九日（舊二月五日）（一新會二週年祝賀會）七時三十分往會館看書畫及手工品之陳列，皆已就緒矣，非會員來出品者，陳槐廷之字三點、蔡旨禪之書畫十二點、王坤南之油畫二十點。」

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台北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3年7月，頁371，「新九月二十五日（舊八月六日）復旨禪之書，曰欲往中國美術學校研究繪畫，不如先從香山陳氏進學習較為有益。」

³⁸ 〈託代擇美術學校不肯答覆賦此以嘲〉：「事到難言兀似瘡，無言轉覺是情深。分明一樣精靈佛，默佈慈雲別有心。」見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LIN045「蔡百禪致林獻堂詩九首」，國家圖書館館藏影本，標題「蔡百禪」應為「蔡旨禪」之誤。

³⁹ 同註36，頁186，「新五月四日（舊三月二十一日）蔡旨禪欲往廈門美術學校留學，恐學費不足，書來求援助，今朝復信許助以百金。」另，頁197，「新五月十四日（舊四月二日）蔡旨禪午後二時來，她於廿日將往廈門美術學校留學而缺少學費，求助於余，贈之百金。」

（〈美術學校池心閣寫生有作〉⁴⁰，頁 30）

獸王病號卻虛名，不有砭鍼莫敢櫻（纓）。倘使兒家馮婦勇，肯同軀（區）
鱷放其生。 （〈美專校中病虎烈刺憤作〉，頁 30）

樓臺矗立水中央，面面窗紗映月塘。絕好蛙聲聽閣閣，儼然有曲奏霓裳。
（〈池心閣偶成〉，頁 30—31）

其次，廈門與臺灣一樣，都是使用閩南語的地區，入耳熟悉的「鄉音」與心中蘊釀翻騰的熱血，也化成詩作傾洩而出：

而立有三之鷺江，問聞容易故園腔。美專恰切傳神處，盡到太山筆力扛。
乘時女界正鴻龐，熱血成分已滿腔。畫虎癖非馮婦勇，筆刀下際也鋒鏘。
（〈失題〉二首，頁 137）

上述二詩的題名亡佚，因此，無法斷定是否作於美術學校，然而，詩句之間卻可推論證明一項事實：旨禪女史的廈門深造之行，對其畫藝的精進與女性自主意識的增進是具影響的。

賴明珠的研究指出：「蔡旨禪的知識與繪畫養成，基本上是偏向殘存於臺灣社會的傳統儒學及文人書畫的系脈，這是她後來選擇進入中國的美術學校而非日本的美術學校進修的主因。」⁴¹雖然，旨禪女史並未從廈門美術專科學校取得畢業資歷，⁴²卻在無優渥家境背景的條件下，主動尋求支援，進而隻身渡海，其奮發自勵的上進心和勇敢無畏的實踐行動，正具體形塑出女史堅毅不凡的身影。

第三節 設帳舌耕的塾師生涯

旨禪女史被譽為「澎湖百年來，以巾幗聞為漢文先生」之「嚆矢」，⁴³其「不怕養親惟白手，終身計也舌耕耘」（〈誓志〉，頁 36）的塾師生涯，前後達二十餘年之久，一方面「雙親溫飽兩歡然」，善盡了身為人子的孝道，另一方面則還能「卷帳贏餘數畝田」（〈有感〉，頁 37）。《澎湖縣志·教育志》中將旨禪女史與其

⁴⁰ 此詩亦見於《詩報》第 105 號，昭和 10 年（1935）5 月 15 日，頁 11。

⁴¹ 賴明珠〈閩秀畫家筆下的圖像意涵〉，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輯《意象與美學—臺灣女性藝術展》，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1998 年 5 月，初版，頁 34。

⁴² 葉連鵬〈誰曰釵裙定志弱—澎湖第一才女蔡旨禪的生平與詩作初探〉，《碇碇石》第 24 期，2001 年 9 月，頁 10，葉氏根據秦賢次先生查閱廈門美術學校畢業學生資料，並無旨禪女史之名，推斷女史「不是沒有讀到畢業，就是沒有入正式學籍，只屬短期留學。」

⁴³ 《臺南新報》第 7963 號，大正 13 年（1924）4 月 23 日，9 版，「澎湖信通」、〈巾幗設帳〉。

師陳錫如先生並列為澎湖縣光復前後書房的塾師，⁴⁴而其設帳行跡所至，遍及澎湖、彰化、霧峰與新竹各地，可謂「桃李欣欣各弄春」(〈設帳十週年偶作〉，頁37)。

空間是所有事物、現象存在的場所，也就是人們一切活動發生的場所。海德格(Heidegger Martin)認為「空間性」與「時間性」是人「存在於世」的兩個本質。⁴⁵在廣大空虛而無所不包的空間中，人們可以依照主體的意願，含容、參與且直接關懷，從中形成一種「自我中心空間」，這個空間的形成是以人為主體，並以之為中心點向外擴展，而在擴展中，賦予自我價值觀的投射與造型。⁴⁶女史設帳舌耕的塾師生涯歷經不同空間，也呈顯了不同的經驗活動和心志活動，職是，此節將以女史舌耕懸帳的「空間」變遷為軸，分成「授業澎湖澄源堂」、「傳道彰化平權軒」、「任教霧峰林家」與「應聘新竹福林堂」四階段以營構女史的塾師生涯，亦將論及不同階段中「時間」歷程的活動，以現女史豐富多彩的塾師形象。

一、授業澎湖澄源堂

《臺南新報》第7963號「澎湖信通」欄刊有〈巾幗設帳〉消息：

馬公街西町澄源齋堂。蔡氏旨禪。自幼長齋繡佛。係陳錫如氏高足女弟子。工畫能文而書法尤為勁秀。彼郡人士多有持扇奉箋。託人求其書寫者。本月設帳於澄源齋堂。教授漢文。女生及門受業者。計十餘人。該氏每日午後二時必至留鴻軒聽講。四時方面堂授課。故湖海老人。調贈一聯云。進作留鴻軒弟子。退為澄源堂先生。蓋紀實也。澎湖百年來。以巾幗聞為漢文先生者。當以此為嚆矢。⁴⁷

由此訊息得知，1924年4月起，旨禪女史已經開始從事教授漢文的塾師工作，當時，女史不僅為陳錫如門下「高足」，其書畫作品亦廣受歡迎，名聞一時。而當地天后宮的大鐘落成，其更因「留鴻女弟子」的身份被公推為代表擊鐘者之一，「觀者環堵，咸榮羨之」⁴⁸。

⁴⁴ 陳知青撰《澎湖縣誌·教育志》，澎湖縣：澎湖縣文獻委員會，1973年3月，頁135(總頁1148)，表廿九「澎湖縣光復前後書房塾師一覽表」，該表以鄉鎮、村里分別條列出塾師姓名或書房姓名，如，「馬公鎮」區分為長安里、中央里、啓明里等，「湖西鄉」區分為湖西村、沙港村、縣灣村等。長安里的塾師有陳錫如、李秋田、林泮、蔡旨禪、蔡秋霞等5人。

⁴⁵ 海德格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台北市：久大，1990年，頁145-153。

⁴⁶ 潘朝陽〈現象學地理學－存在空間的一個詮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19期，1991年7月，頁82。

⁴⁷ 《臺南新報》第7963號，大正13年(1924)4月23日，9版，「澎湖信通」、〈巾幗設帳〉。

⁴⁸ 同上註，「澎湖信通」、〈大鐘奉獻〉。

探究旨禪女史選擇成為塾師的動機，在其〈有感〉詩中已明白道出：

為養雙親執教鞭，垂髫始覺及成年。卓比坐映傳經際，纔似亭亭出水蓮。
(頁 36)

在白手奉親的動力驅使下，女史一方面力學不倦到留鴻軒聽講，一方面學以致用在澄源堂設帳，也於此時參加了詩社的活動，憑藉個人才情，以詩聚合會友，切磋詩藝，應對激勵，晉身社會網絡，擁有擴及全台的知名度，與高雄的蔡月華、王淑寬並譽為「工韻語，品端莊」⁴⁹。因此，不久即被延聘至臺灣本島，繼續其塾師生涯。

二、傳道彰化平權軒

在澄源堂設帳七個多月後，女史受聘到彰化郡下南郭庄福吉齋堂「修養並教授漢文」，其並非獨自前往，乃「移家」與雙親一同前去：

馬公齋女蔡氏旨禪者。郡下之女士也。素耽吟詠。又能書畫。現設帳於該地澄源堂。此番移家於彰化郡下南郭庄福吉齋堂修養。並教授漢文。已訂於 11 月 15 日啟程。留鴻軒之同窗女友。一時惜別。皆含詩相贈…⁵⁰

女史此次「受聘」之行，不僅同窗惜別賦詩歡送，更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認為其是女界之光：

馬公街齋女蔡氏旨禪（禪）。經工韻學。兼嫻書畫。係留鴻軒女弟子。閤家持齋。去年搬眷到彰化南郭庄。福吉齋堂修養。本年一月間。有該庄數富厚家女齋友。知其秉性貞龍。漢學精通。爰厚幣聘為家庭女教師。修脯甚厚。女學生二十餘人。住八角洋樓上。每日授課時間。下午一時起。至四時止。書館顏曰平權軒。取男女平權之意。有濱海散人。就平權二字冠首。作流水句一聯寄贈云。平生本是持齋女。權變何妨作教師。蓋記實也。

⁴⁹ 如〈澎湖文石〉，《旨禪詩畫集》，頁 7，即是旨禪女史參加西瀛吟社徵詩獲元之作，《臺南新報》和《臺灣日日新報》等皆有刊載，詳見本章頁 18。另，《臺灣日日新報》第 8707 號，大正 13 年（1924）8 月 11 日，4 版，「高雄特訊」、〈春秋月旦〉：「州下有女士者三。一為旗後蔡天彰姪女蔡氏月華。一為鳳山王兆雄胞姐王室淑寬。一為澎湖蔡氏旨禪。該三氏均工韻語。品亦端莊。……而王、蔡氏則自幼繡佛持齋。守不字之貞。誠女中之傑出云。」可見當時女史聲名已傳全台

⁵⁰ 《臺南新報》第 8172 號，大正 13 年（1924）11 月 18 日，5 版，「澎湖特訊」、〈齋女修養〉，此則新聞另刊有「聞旗後蔡月華。鳳山王淑寬皆來信云。欲到高雄港岸歡迎。可謂高雄州下三女士會。洵為女界之爭光也。」

女子而受厚幣。為漢文教師。殊屬罕聞。即此已可【見】我臺之女子。近多熱心漢學。可為前途幸已。⁵¹

在傳統禮教制約下，女性的期望與理想往往是她「意義的男人（丈夫與兒子）的成功及他們對她的感激回報」⁵²，女性的生活目標偏重在社會贊同的傾向，自然被形塑出謙卑、忍讓、無我的人格特質，旨禪女史卻將書館命名為「平權軒」，「取男女平權之意」，就文化而言，「命名」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行為，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名字」的符碼尤其重要，關係著門第、郡望、宗法，表徵一個人的排行、家世、分支、父母的期望甚至隱涵一套立身哲理與個人命運，⁵³而運用到其他的「命名」活動，也具相同意涵。旨禪女史致力追求與男子平等的機會與成就，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突破「男尊女卑」禮教網綁之網，正落實在命名與執業「平權軒」中。其移家彰化前有詩作贈別同窗，也透出相同訊息：

華筵盛饌故人情，一唱驪歌別淚傾。珍重吾儕須自愛，總期女界振芳名。
（〈留別芸窗諸妹〉⁵⁴，頁 11）

對於濡墨相親的同儕，以「女界振芳名」殷勤叮嚀，無非也是女史對一己的期許。

事實上，彰化福吉堂（現更名爲福善寺）爲先天派萬全堂派下齋堂，創建於大正 2 年（1913）元月，首任堂主爲先天派「頂航」黃玉階⁵⁵之妹黃昌英，黃氏本名黃幼女，自幼好佛，一生守貞未嫁，輔佐其兄辦理道務，福吉堂創堂後即由其擔任堂主一職。⁵⁶移家彰化的旨禪女史在福吉堂正式皈依先天教，並受記於齋堂堂主黃昌英。⁵⁷這般「繡佛參禪兼設帳」的生活，女史不僅參加了各地詩社擊

⁵¹ 《臺南新報》第 8280 號，大正 14 年（1925）3 月 6 日，5 版，〈女師就聘〉。

⁵² 李美枝《女性心理學》，台北市：大洋出版社，1984 年 4 月初版，頁 34—35、197。

⁵³ 江寶釵《〈紅樓夢〉詩社活動研究—性別文化與遊戲美學的呈現》，《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1997 年 11 月，頁 18。

⁵⁴ 《臺南新報》第 8170 號，大正 13 年（1924）11 月 16 日，9 版，〈留別芸窗諸妹〉爲二首七絕，所引詩爲第二首，同頁還有〈移家彰化惜別留鴻夫子〉（三詩皆收入《旨禪詩畫集》頁 11）。旨禪女史於 11 月 15 日啓程，（見註 49），行前投稿，詩作刊登時，女史已到高雄。

⁵⁵ 黃玉階，字莫華，道光 30 年（1850）四月廿五日生，同治 6 年（1867）在同鄉何許中的家庭佛堂皈依齋教先天派（或稱佛教先天派、先天道）。宣統元年（1909），先天道閩浙地任盛道豐由廈門蒞台，將全台道務交與黃玉階，命其爲全台頭領；宣統三年，雷道興老太來台巡錫，加陞黃爲「頂航」之職，成爲先天道在台的最高領導人。詳參李世偉〈身是維摩不著花—先天道頂航黃玉階之宗教活動〉，收入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台北縣，博揚文化，2000 年，頁 67—94。另，先天道之職級，祖師以下依次爲五行、十地、頂航、保恩、引恩、證恩、天恩，並以「道、運、永、昌、明」作爲十地至證恩之道號。詳參林萬傳編著《先天大道系統研究》，臺南市：龍巨書局，1986 年 4 月，頁 125—127。

⁵⁶ 林美容、張崑振〈彰化縣齋堂的歷史與現況〉，《彰化文獻》第四期，彰化縣文化局，2002 年 8 月，頁 7。

⁵⁷ 林萬傳編著《先天道研究》，頁 260—262，蔡旨禪「民國十餘年於彰化福吉齋堂皈依先天道，

鉢徵詩的比賽，佳績屢傳，⁵⁸南瀛佛教會會報《南瀛佛教》⁵⁹第一期徵募論文—「臺灣佛教振興策」，女史也獲得第八名，可見其論見、文筆皆屬上乘。⁶⁰聲名日起的旨禪女史，傳道彰化平權軒前後大約兩年時光，1927年霧峰林家聘請其擔任家庭女教師，女史的塾師生涯邁入另一階段。

三、任教霧峰林家

據《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所載：「旨禪以詩示余，乃為之步二絕句。久不讀詩，頗為枯澀，僅能成章，殊不愜意。」⁶¹女史於1927年間已到霧峰林家擔任女眷的教師，其授課教材為《幼學瓊林》、《唐詩合解》等書，林獻堂（1881—1956）於同年曾買《女子國文讀本》二部贈之，⁶²且林氏認為旨禪女史能吟詩又善飲酒，曾與夫人接受女史招待，共相歡笑閒談。⁶³女史曾與林氏一起評詩圈點錦字麗句，⁶⁴也參與一新會書會展覽，敦請林獻堂「批評她的書畫」⁶⁵，1933年3月並應邀參加一新會週年慶祝，與蔡培火等二十餘人一起吟讀祝詩祝詞。⁶⁶

受記於黃昌英」、「黃幼女，道號昌英，玉階之妹，道弘之姊。……民國時曾任福吉堂堂主，引渡賢良不輟，澎湖才女蔡旨禪即其女弟子」旨禪女史道號明慧，排行正在「昌」字輩之下。

⁵⁸ 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題材內容」，頁77—78。

⁵⁹ 大正12年（1923）7月創刊，名稱為「南瀛佛教會會報」，自第五卷一號起改稱「南瀛佛教」，持續了十四年之後，因南瀛佛教會改名為臺灣佛教會，因此，自第十九卷二號起改成「臺灣佛教」。此雜誌創刊時為雙月刊，由於會員以臺灣人為主，因此內容均以「漢文」撰寫有關於佛教經點、宗教信仰論述、宗教修養、詩文等，亦登載總督府有關宗教之政令法則宣達。日昭和五年（1930）一月（八卷一號）起，「南瀛佛教」改為月刊。為瞭解日本治臺時期宗教方面最重要的一份雜誌。詳參張圍東〈日治時代臺灣的雜誌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7卷第2期，2001年6月，頁71—72。

⁶⁰ 《臺南新報》第8267號，大正14年（1925）2月21日，5版，〈南瀛佛教文榜〉：「……由林述三氏評選後，……八、彰化、蔡氏旨禪……」另，《南瀛佛教》第3卷第2號，大正14年（1925）3月，頁40—41，〈懸賞論文發表〉：「……第八名 彰化蔡氏旨禪……。」案：此次得名論文，前五名之作刊載於《南瀛佛教》第3卷第2號、第3號，大正14年（1925）3月、5月，旨禪女史的作品未有登錄。

⁶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12月，頁90，是日「二月十九日」。另，《南瀛佛教》第5卷第4號，昭和2年（1927）8月，刊〈自勵〉、〈苦熱〉二詩，署名「霧峰蔡氏旨禪」。

⁶² 同上註，頁277，「十月七日」。

⁶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2000年，頁40，1月23日（農曆12月16日）記載「六時同內子到後樓受阿麵、旨禪之招待。陪席者四姊、七姊、公館姪、映雪、阿薇計九人，旨禪能吟詩又善飲酒，一座共相歡笑雜談，一時餘乃歸來。」

⁶⁴ 〈與灌園先生評詩先生以（丹筆）圈點麗句我以青（筆）有作〉，頁39。此詩見《詩報》第60號，昭和8年（1933）6月1日，頁3。

⁶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台北市：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3年7月，頁110，「新三月十七日 舊二月二十二日 旨禪來請余批評她的書畫，蓋欲出品於一新會之書畫展覽會也。余遂將其敗筆之處一一告之。」

⁶⁶ 同上註，頁112，「新三月十九日 舊二月二十四日 二時半在大花廳開一新會週年祝賀會，來賓有肇嘉、培火……旨禪……等二十餘人。……肇嘉、旨禪、秋逢或述祝詞或讀祝詩。」

林氏之於櫟社具「提攜羽翼之力」⁶⁷，其是臺灣文化協會的重要成員，也是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曾擔任《臺灣民報》董事長，致力於民族文化的傳承，因此，霧峰林家是日治時期社會運動者和藝文界人士時常出入的場所，身為「林家西賓」的旨禪女史因而有機緣與櫟社詩友們擊鉢吟詩，唱和酬應，切磋詩藝。⁶⁸1940年12月，林獻堂計畫網羅旨禪女史加入櫟社，⁶⁹而女史也於1947年1月16日和洪炎秋、許文葵、周定山等十人成為櫟社的一員。⁷⁰

在霧峰林家設帳期間，旨禪女史的人際網絡並非只限於霧峰，其與新竹女詩人鄭藥珠曾以詩作互表惺惺相惜之心：逢喪師之際，鄭藥珠〈寄旨禪先生〉⁷¹稍來慰藉：

同是心喪哭故師，那堪此日錄遺詩。幾行手澤千行淚，解意東皇灑雨絲。

女史則以〈和藥珠先生瑤韻〉直書心中悲痛：

未將蘭芷語相思，淚染桃花哭故師。擬寫綠章天帝問，杜陵繼後幾論詩。
離懷未敘憶恩師，淚雨滂沱春雨絲。坐對那堪觀手澤，同心同病復同悲。
(〈和藥(藥)珠先生瑤韻〉二首⁷²)

另外，1931年，全島聯吟大會於新竹舉辦，女史無法出席，其有〈聯吟大會不得出席寄藥(藥)珠妹〉，直言「惜我緣慳觀壁上，援桴未得督詩軍」⁷³(頁87)，表達不得與會之憾。而早於1927年間，女史已加入「南瀛佛教會」，成為會員。

⁶⁷ 林幼春〈櫟社二十年問題名碑記〉，收入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9月，頁43。

⁶⁸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35，記載：1930年12月13日，櫟社開秋季會於林獻堂家，「閉會後，作〈夜行〉七絕之擊鉢吟。同作者社友外，有小魯女公子燕生孃及吳維岳氏並林家西賓蔡旨禪女士等。」

⁶⁹ 林獻堂先生1940年12月31日的日記記錄此事，參見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櫟社百週年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7日，發表論文，頁10。

⁷⁰ 同上註，頁13、16，許氏據林獻堂先生1947年1月26日的日記，指出「櫟社自1902年創設到1949年林獻堂赴日，櫟社名存實亡止，前後有62人參加，可分成三期，一為1902—1940年，二為1941—1946年，三為1947—1949年」，許氏並附【1902—1949年櫟社成員表】，洪炎秋、許文葵、周定山、連德賢、張煥珪、楊國喜、洪元煌、林攀龍、蔡旨禪、王達德等十人於1947年1月26日加入櫟社。

⁷¹ 《詩報》第11號，昭和6年(1931)5月1日，頁5。

⁷² 案：第一首見《旨禪詩畫集》頁94，「藥珠」作「藥珠」，乃為訛字；第二首見頁84，二詩內容相近，應為組詩。

⁷³ 此見《詩報》第24號，昭和6年(1931)11月15日，頁15。當年全島詩會開於新竹，新竹女詩人鄭藥珠曾與會，見《臺灣日新報》第11112號，昭和6年(1931)3月21日，4版，〈全島聯吟大會籌備續報〉，旨禪女史應是寄詩與之。

⁷⁴甚者，其為鼓舞漢學之興，主動自發地寄金贊助《詩報》，當時報載〈蔡旨禪女士奇特自發的贊助金五拾圓〉一文，文中有道：

久在霧峰林家設帳之蔡旨禪女士為女性之錚錚者也。善作詩，字亦秀勁。當仁不讓。常唱女權。對本島千鈞一髮之漢學亦深關念。故對鼓舞漢學之本報亦毅然惠到贊助金五拾圓焉噫。……蔡女士對鼓舞漢學之心如此熱忱。實為不可多得。深為感謝。⁷⁵

執鞭設帳的旨禪女史，經濟並不算寬裕，卻慷慨寄金，以實際行動關注漢學之興，其並修書表達心中情志：

…晚年輕學淺。何敢坐擁皋比。以掌教務。祇因謀菽水兼振漢學也。乃地甫三易。歲已十週。倦飛之鳥豈不知還。故擬年假捲帳歸里修脯奉親。以遂林泉之願。亦可淬礪我學問。以示畢生之志。茲作十週年紀念。分束修（脩）五拾圓寄附詩報社。以表微忱云云…⁷⁶

被林獻堂視為「能吟詩又善飲酒」⁷⁷的旨禪女史，與林家女眷之間互動良好亦師亦友。⁷⁸當旨禪女史即將離開霧峰的前夕，弟子數人贈詩〈敬送蔡旨禪先生歸里〉有云：「誰道慧姬今古無，一椽筆健勝曹姑」（林氏麗娟）、「為期女學盡宏通，十載薰陶費苦衷」（廖氏翠紅），女史亦有〈別諸同學〉道出「本擬一堂長晤對，傳經師法古曹家」，⁷⁹可見女史對自我的期許與學生們對她的肯定，而林家男女主人更親自賦詩贈別：⁸⁰

繡佛持齋閱歲常，生涯苜蓿為親忙。皋比坐擁傳經處，誰識侯芭是女郎。
陰陰桃李一庭栽，共向春風次第開。悵觸林園人別後，灌輸文化仗誰來。

⁷⁴ 《南瀛佛教》第5卷第5號，昭和2年（1927）9月，頁53，「會費領收報告」（見圖片1，頁34—5）。

⁷⁵ 《詩報》第22號，昭和6年（1931）10月15日，頁1。

⁷⁶ 同上註。另，《詩報》第27號，昭和7年（1932）1月1日，新年特刊，贊助員欄有「蔡旨禪」（見圖片2，頁34—6）。

⁷⁷ 同註63。

⁷⁸ 女史〈素貞月珠二女士之別墅即景〉（頁21、22、29、31、50、100）、〈題素貞月珠女士鬥棋〉（頁60）、〈寄素貞妹〉（頁67）、〈哭張氏韻貞東主〉（頁23—24）等詩，書寫對象皆是林家女眷，詳參第三章第一節「四、人情酬答」，「（一）女性同道的切磋相惜」。

⁷⁹ 《詩報》第30號，昭和7年（1932）2月24日，頁13。刊出詩作者有林氏麗娟、林蘭生、林子軻、林氏黛英、林氏秀娟、廖氏翠紅；旨禪〈別諸同學〉組詩三首，又收入《旨禪詩畫集》，頁104。

⁸⁰ 前二首灌園〈兒姪輩多年受旨禪女史教化薰陶今女史將歸去賦此贈別〉，見《詩報》第30號，昭和7年（1932）2月24日，頁3；第三首林楊水心〈贈旨禪女士〉，見同報同日，頁13。

臘鼓聲喧逼歲除，當筵惜別月臨初。莫忘荷放重來約，剪燭西窗話索居。

女史則以〈蒙獻堂先生並尊閩楊夫人餞行賦此申謝〉(頁 103—104)、〈惜別獻堂先生尊閩楊夫人〉(頁 37)、〈寄林獻堂先生尊閩楊夫人〉(頁 55) 三詩⁸¹表達心中的感謝與不捨之情，霧峰六年(1927—1932)的歡樂歲月，硯租是豐盈無虞的，然雙親不得隨行，女史卻始終掛記於心，其詩云：「爲圖菽水別爺娘，六載光陰十載長」⁸²，在「生涯苜蓿爲親忙」的考量下，女史遷移至新竹福吉齋堂。

四、應聘新竹福林堂

1932 年 4 月 1 日《詩報》第 32 號刊有：「原在霧峰林獻堂先生家橫經之蔡旨禪女士。爲奉養雙親。暫移於新竹市樹林頭福林堂右鄰。並受福林堂聘為教師。深有解放思想。」⁸³「解放思想」的讚譽是指旨禪女史追求「女權平等自由之志」以及「自立不欲受男子與迷信社會束縛」⁸⁴的勇氣。女史的塾師生涯肇始於「不怕養親惟白手」(頁 36)，而「舉比坐映傳經際，纔似亭亭出水蓮」(頁 36) 的年輕女子，飄洋渡海來到台灣，憑藉著實力與毅力，賺取菽水之資，卻因客觀環境的限制，無法承歡膝下，即使霧峰林家灌園先生處「景勝輞川」(頁 37)，女史爲奉養雙親接受福林堂之聘，在新竹開始其塾師生涯的第四階段。⁸⁵

初到新竹，「竹社」成員許炯軒⁸⁶爲旨禪女史接風洗塵，女史賦詩申謝之：

有梅無雪那精神，傲骨凌霜始見真。只道衡陽回雁鳥，謾言冰沼化龍鱗。
百尊竹葉助吟興，千尺桃潭爲洗塵。從此玉壺清一片，論恩何物報詩人。

(〈承許炯【軒】先生並令妹玉英女士爲我洗塵賦此申謝〉頁 96)

⁸¹ 此三詩見於《詩報》第 30 號，昭和 7 年(1932) 2 月 24 日，頁 13。

⁸² 詩見〈欲歸偶作〉，頁 35，此詩應作於從霧峰林家的家庭教師轉任新竹福林堂塾師的過渡階段時，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題材內容」，頁 39。女史在霧峰林家時期，雙親並未隨行。

⁸³ 《詩報》第 32 號，昭和 7 年(1932) 4 月 1 日，頁 2，「雜見」欄。

⁸⁴ 《詩報》第 33 號，昭和 7 年(1932) 4 月 15 日，頁 2，「編輯室」：「忽惹讀者來書詢解放二字意義甚廣。是果何方面之解放耶云云。茲特釋之。即平日讀蔡氏佳作。聞蔡氏口氣。喜其大有愈追歐西婦女。求女權平等自由之志。有自立不欲受男子與迷信社會束縛之覺。故嘉之以深有解放思想者也。餘實無何等意義。望讀者諸先生毋誤解。」

⁸⁵ 1932 年 1 月 23 日前，女史仍在霧峰，見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2003 年 7 月，頁 40，「新一月二十三日 舊十二月十六日 受旨禪招待」。另，同年 2 月 24 日，《詩報》第 30 號刊出林獻堂和夫人林楊冰心贈別詩，以及弟子林麗娟等〈敬送蔡旨禪先生歸里〉組詩，女史有〈別諸同學〉、〈蒙獻堂先生並尊閩楊夫人餞行賦此申謝〉、〈惜別獻堂先生尊閩楊夫人〉、〈寄林獻堂先生尊閩楊夫人〉詩，可見女史約於 1932 年 2 月底離開霧峰。

⁸⁶ 許光輝，字炯軒，幼好讀書，略通經史，滿腹經綸，兼好書畫，朝夕揮毫不倦，尤善草書，爲「竹社」成員。昭和 4 年 9 月，新竹書畫益精會於新竹市公學校舉行的全台書畫展，許氏書法作品曾入選。見《新竹市志·藝文志》，新竹市政府，1997 年 12 月，頁 238—241。

而許氏則回以〈敬步旨禪女史瑤韻〉⁸⁷一詩，二人翰墨之交，於焉可見：

梅於雪裡見精神，翰墨之交總率真，席上舊醅羞薄薄，門前春水細鱗鱗。
羨君已得治三徑，故我依然著六塵，最是高風欽漆室，不期何物報幽人。

另外，1932年3月，全島詩人大會在台北孔廟舉行，二百多位詩人參與，「觴詠累日後所得的數百首作品，由瀛社林欽賜將之編纂印行」⁸⁸，出版《瀛州詩集》，旨禪女史有詩收錄在該集的「閨秀清音」欄，並有照片收入「肖像」欄中，該照片上有女史自題詩：「無將比擬玉芙蓉，婀娜枝柔塵不封。將貌比花儂未及，花無才思不如儂。」⁸⁹由此足見女史對於一己才華的自信。再者，1933年林錫慶編《東寧墨蹟》亦錄有旨禪女史畫作及簡介：

蔡氏旨禪。現住、新竹樹林投一四二番地。品行端方。幽閑窈窕。好吟詠。
又善書畫。刺繡尤其擅長。洵巾幗中罕有其匹也。⁹⁰

旨禪女史品行端方，氣質嫵雅，吟詠詩書，遣筆成畫，林氏以巾幗罕匹譽之，絕非誇大溢美之詞。

設帳新竹時期，女史與霧峰林家持續往來，⁹¹其在新竹當地的人際網絡也是活躍的，《詩報》發行人周石輝及數位男性文人前往造訪，彼此以詩會友，互有作品酬答：

⁸⁷ 《詩報》第32號，昭和7年（1932）4月1日，頁14。

⁸⁸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0年6月初版，頁201。

⁸⁹ 林欽賜收錄此次大會得獎作品及參與詩人的舊作，輯錄成《瀛州詩集》，台北市：光明社，昭和8年（1933）2月14日印刷，2月17日發行，書前並請中川總督、平塚總務長、幣原大學總長、安武文教局長、小松天籟、尾崎秀真等日籍人士題字，又請久保天隨作序，並附上日籍長官或文人相片，以及其舊時漢詩作品。另，該書收有「壬申全島詩人大會攝影」照片，「目錄」欄「肖像」刊有張李德和、黃金川、黃碧琰、李如月、蔡旨禪、鄭藥珠等六位女詩人的照片，旨禪女史照片上有此自題詩（見照片2，頁34-1）。此詩見於《詩報》第12號，昭和6年（1931）5月15日，頁15，〈自題小照〉，收入《旨禪詩畫集》頁84，詩題更爲〈題自照〉。

⁹⁰ 林錫慶編《東寧墨蹟》，東寧墨蹟編纂會、臺灣寫真製版所，1933年5月，該書無頁碼。案：《東寧墨蹟》所錄女史畫作並未收入《旨禪詩畫集》，在「原件不清楚」的困難下，除「旨禪」二字外，勉強可識「壬申喜秋題蟹蘭」數字。

⁹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一月三日、一月五日、一月十一日、一月十五日、一月十六日、一月二十五日、三月十三日、三月十七日、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六日、四月一日、四月三日、四月十三日、四月十四日和九月二十五日皆有女史的記載。其或書信往來、或親往拜訪停留數日、或參加林家庭禮拜會、或參與一新會週年慶祝；另，《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五月四日、五月十一、五月十二日、五月十四日和六月九日也有女史的記載，其中五月四、十四日記女史來信尋求林獻堂資助其前往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求學的學費，六月九日是「修復東京攀龍、廈門旨禪之信。」見該書頁186、197、232。

南來紫氣附青雲，一朵山花挹露芬。深感丹心傾此日，即今熱血振斯文。
如公信是鳳樓手，笑我初張娘子軍。莫怨詩城空割據，扶輪從此望殷勤。

（〈石輝〔竹堂〕伯達（達）〔諸〕先生見訪有作〉⁹²，頁42）

續一線斯文正是女史胸襟抱負，以「熱血」振之，義氣豪邁；視女學生為娘子軍初張，在文壇攻城掠地，態度堅定、不卑不亢。諸位友人亦成詩相和：

設教居然馬帳開，粧台恰好傍蓮台。聽桐克紹中郎學，詠絮還高道韞才。
菽水奉親勝至味，香花供佛絕纖埃。高騷近日衰頹甚，卻仗關心為挽回。

（周石輝〈偕竹堂伯達二君遊樹林頭晤旨禪女士感作〉⁹³）

有微風更有微雲，羅薜林間帶露芬。語罷欲行忘往事，別來相憶為論文。
已稱禪室賢居士，又作騷壇女冠軍。莫恨無鬚助吟興，拈裙掠鬢尚殷勤。

（伯達周德三〈暮春偕竹堂汶帆小冬郎重遊福林堂敬步蔡旨禪女士芳韻〉⁹⁴）

往來酬唱之間，女史以詩句表述心跡、傳達意念；詩友藉詩句鼓勵打氣、相知相惜，誠詩壇美事矣！

另外，「竹林吟社」發起人之一——謝景雲（1900—1969）⁹⁵也以詩贈旨禪女史：

明窗淨几絕塵埃，豈獨書真畫亦真，到處不知傳繡佛，文姬果是讀書人。
猶存竹塹古文風，巾幗鬚眉一例同，今日竹林有雙阮，與他鄭女並稱雄。

（謝景雲〈奉贈蔡旨禪女士〉⁹⁶二首）

讚譽女史書畫造詣純佳，可與當地女詩人鄭藥珠並稱同為「巾幗鬚眉」，對此推崇，女史和詩有云：

⁹² 《詩報》第32號，昭和7年（1932）4月1日，頁14。

⁹³ 《詩報》第30號，昭和7年（1932）4月15日，頁13。

⁹⁴ 《詩報》第35號，昭和7年（1932）5月15日，頁4。

⁹⁵ 謝大目，譜名新年，字景雲，號小東山。1900年生於竹塹樹林頭番仔門庄。其伯父博卿、叔父水柳，在樹林頭設帳授徒，頗受叔伯薰陶啓迪，1924年畢業於新竹第二公學校。曾受學於北門鄭虛一，漢學基礎厚實。鄭以庠為竹社社長，大目以後起新銳，參加各地詩壇聯吟，1931年與陳志堅、許炯軒、鄭炳煌、王火土、謝森鴻、郭仙舟等七人合組竹林吟社，仿效竹林七賢故事。詳見《新竹市志·人物志》，新竹市政府，1997年12月，頁169—170。

⁹⁶ 《詩報》76號，昭和9年（1934）3月1日，頁12，另，本詩亦收入詹雅能、黃美娥編校《聽見樹林頭的詩歌聲——謝景雲·王秋蟾合集》，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出版：竹塹文化發行，2004年，頁77。案：詩中「鄭女」是指新竹女詩人鄭藥珠女士，其詩作與玉照亦收入《瀛洲詩集》。

祇因怪癖厭鶯塵，每借芳蘭寫性真。書畫琴棋消歲月，清閒始覺悟仙人。
何當鄭女共爭雄，詩律原應法律同。不惜時人難入眼，獨憐榆莢祇乘風。
(〈和景雲先生韻〉⁹⁷二首，頁 69—70)

自言「怪癖」，結廬人境、厭惡塵囂，以琴棋書畫伴清閒歲月，何需爭雄比美，有淵明「欲辯已忘言」之「悟」，此正是女史讀書懸帳、繡佛參道的體現。

其次，謝景雲之妻王秋蟾亦有〈呈蔡旨禪女士〉⁹⁸詩傳遞欽慕之情：

十載相思願始酬，天教此日拜荊州。好花夾徑通幽處，翠竹終年掩繡樓。
山水有緣歸筆墨，圖書滿室傲公侯。聽君畫理分明說，片石雖頑也點頭。

慕名多年終得相見，二人在滿室書香清幽宜人的環境裡論詩談畫，豈不快哉！

再者，張純甫之女稻子於 1937 年出閣時，旨禪女史繪「富貴白頭圖」贈之，張純甫並於圖上題詩，⁹⁹詩畫相得益彰，當時美事可想而見。

綜上所述，女史的塾師生涯，首先授業於澎湖澄源堂，再應聘至彰化福吉齋堂、霧峰林家與新竹福林堂，其親奉高堂的心願不僅得以實現，更從容優遊在「書畫琴棋」的生活中，還至青草湖靈隱寺靜修，¹⁰⁰又與齋堂同道往來雅集，詩歌唱和：

迎騷客每增光，慢（謾）說湖中歲月長。習習薰風無俗氣，森森古木露餘香。
幽棲聊作高山穩（隱），吟詠原欣泗水揚。千載武侯還有廟，忍教大陸附荒涼。
(〈青草堂（湖）感化堂雅集〉，頁 101)

自愧才庸學未成，神交早已定深情。春風到處常寰座，爛漫天真慰素行。
(鹽水葉彩華〈敬步蔡旨禪女士瑤韻〉)

鐵杵堅磨學竟成，難忘應是故鄉情。冷看滄海桑田變，木鐸金聲德化行。
道蘊才高學易成，暮雲春樹繫深情。登樓故里休遙望，到處春風化雨行。

⁹⁷ 見《詩報》76 號，昭和 9 年（1934）3 月 1 日，頁 14，原題〈謹和景雲先生惠贈瑤韻〉，詩畫集題為〈和景雲先生韻〉。

⁹⁸ 《詩報》第 146 號，昭和 12 年（1937）2 月 2 日，頁 10。另，本詩亦收入詹雅能、黃美娥編校《聽見樹林頭的詩歌聲—謝景雲·王秋蟾合集》，頁 204。

⁹⁹ 見張純甫作、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附圖，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張純甫於旨禪女史贈圖左上方題有「題富貴白頭圖送稻子吳女出閣并示成德賢契一覽」五言古詩。

¹⁰⁰ 《澎湖縣誌·人物志》，頁 72。日後，旨禪女史父母過世，將其靈位安奉在新竹青草湖的名刹靈隱寺感化堂，1953 年左右，女史搬至靈隱寺，禪修、教學直到返澎為止。詳見葉連鵬〈誰曰釵裙定志弱—澎湖第一才女蔡旨禪的生平與詩作初探〉，頁 12。

(鹽水瓊英〈敬步蔡旨禪女士瑤韻〉二首¹⁰¹)

旨禪女史修道參禪、奉養雙親的孝心，以及身為塾師春風化雨之功，受到時人的仰慕與肯定，可見一斑。

第四節 落葉歸根的齋堂住持

1955 年間，離鄉已逾三十載的旨禪女史，得知早年設帳的澄源堂部分區域為外省來澎的士兵強佔，興起落葉歸根之心。女史返回澎湖後，與其兄蔡陣協商，經過多方交涉與纏訟，澄源堂重新整修，由旨禪女史任住持，時已 1957 年，¹⁰²此時旨禪女史仍未忘情於詩畫的創作，參加桃竹苗三縣春季聯吟大會奪冠掄元，繪有二幅花鳥圖紀念此事，¹⁰³而在該年弟子為其抄錄詩稿，旨禪女史之懿範佳行、聯篇錦章得以集結顯影。¹⁰⁴

1958 年農曆 2 月 19 日，旨禪女史突然中風，至 3 月初 3 (4 月 21 日) 病逝，享壽 59 歲，葬於馬公市重光里草蓆尾火葬場附近，墓碑標示著「佛徒蔡罔甘字旨禪貞女之碑」，墓園則題有「旨趣求詩境」、「禪安入畫圖」，將女史的名諱與詩畫成就巧妙結合，寥寥數字實已勾勒出女史一生繡佛參禪、詩畫精工的形象，甚具巧思。¹⁰⁵

旨禪女史因父母禱於觀音而生，也因宗教信仰促使其毅然返鄉。在日治時期的女性中，像旨禪女史一樣兼具女兒、塾師、畫家、齋女等種種身份，可以自力更生、養親、授徒、留學、揚名的女性實不多見。本章根據方志所載和日治時期報章所刊消息以及女史詩作，以「時間歷程」為軸，交互參酌架構女史的生平

¹⁰¹ 葉彩華與瓊英之詩皆見《詩報》第 83 號，昭和 9 年 (1934) 6 月 15 日，頁 2。另，《臺灣日日新報》第 12743 號，昭和 10 (1935) 年，8 版，刊竹南小浪仙〈晤指 (旨) 禪女士賦贈〉：「有幸齋堂造次逢，未嘗採藥去前鋒。聽談掌故兼禪學，家學□源記蔡邕。素欽能畫又能詩，久擅生花筆一枝。合是前身龍女謫，聰明絕頂雪冰姿。」

¹⁰² 《澎湖縣誌·人物志》，頁 72，「至民國四十六年始返梓住持馬公澄源堂」。案：今澄源堂住持為張枳實師父，道號悟真。其師為靜修師父，即蔡振玉，俗名蔡瓊音，為蔡旨禪女史的姪女，女史歿後，接任澄源堂住持，民國五十六年 (1967) 與齋堂管理蔡陣 (旨禪女史之兄，蔡瓊音、蔡百根與蔡百鏘之父) 重新翻修澄源堂，民國五十七 (1968) 年完工，即現今所見澄源堂風貌。在澄源堂左壁有靜修師父撰的「重建澄源堂記」石碑刻文 (見照片 17，頁 34-4)，右壁為許焚撰的「澎湖媽宮澄源齋堂記」。

¹⁰³ 《旨禪詩畫集》所收，有題款「竹桃苗三縣春季聯吟大會掄元紀念」，時為「丁酉年」，即 1957 年，見第四章「《旨禪詩畫集》書畫探析」，圖 12、13，頁 108。

¹⁰⁴ 《旨禪詩畫集》末二首〈為旨禪恩師抄詩稿〉：「洋洋大著喜聯篇，美術詩豪謫降仙。一片孝心修正果，芳名懿範兩流傳。」其二「鴻恩欲報寸心堅，吮血任他蚊萬千。惟願吾師名不朽，敢辭午夜尚攤箋。」署時為「中華民國四十六年潤八月十五日夜抄畢」，頁 144-145。

¹⁰⁵ 葉連鵬〈誰曰釵裙定志弱—澎湖第一才女蔡旨禪的生平與詩作初探〉，頁 12，葉氏懷疑此聯出自於旨禪女史的姪女蔡瓊音 (字振玉，道號靜修) 之手。筆者亦頗認同，蔡振玉國學素養亦佳，據今住持張枳實師父表示，其師靜修曾提及「錫如先生」，而澄源堂大門對聯「澄澈性天慧日照明諸暗 源流覺海慈航化度群迷」亦為靜修所做。

事誼及行跡，呈顯出生活在傳統社會中一位獨立堅強、才華洋溢、勇於追求理想的女子形象，吾人若僅因其「女性」的身份，沿用日治時期對於女性詩人一般的命名—「閨秀詩人」¹⁰⁶，或如《澎湖縣誌·人物志》中與其他守節婦女同入「貞烈」傳中，強調其貞、孝、節、烈的形象，¹⁰⁷難免陷於以管窺天之隘。旨禪女史誠實面對自我與處境，勇敢地作抉擇，努力改變處境的生命特質，其不僅實踐了「存在主義女性主義」¹⁰⁸所強調的「存在先於本質」—自主性的作選擇、作各種決定、反省或創新，創造了自我的內涵，給自己下了定義，¹⁰⁹也在日治時期的文壇上，以「詩書畫」的耕耘為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

¹⁰⁶ 「閨秀」一詞，其實是傳統封建社會指稱出身上層社會階級，生活優渥無慮，長年生活在深閨內閣的女性，見賴明珠〈閨秀畫家筆下的圖像意涵〉，《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輯，1998年，頁31。案：日治時期，時人稱「閨秀」者，僅只著眼於性別上的區分，即女性身份的詩家通稱為「閨秀詩人」，如報章雜誌所見「閨秀詞壇」，《三六九小報》、《詩報》等皆可見此類女性詩人專欄；詩家選集中亦有「閨秀清音」欄，如林欽賜主編的《瀛洲詩集》。

¹⁰⁷ 盛清沂〈臺灣省二十三種地方志烈女傳記索引〉，《臺灣文獻》，第20卷第3期，1969年，頁149—189，列舉出自清代經戰後至解嚴以降的臺灣方志，婦女主要出現的篇章在〈人物志〉「列女」相關傳記，而其形象則為貞、孝、節、烈。另，李貞德〈婦女、性別與五十年來的臺灣方志〉，《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5月27—28日，頁333—335，指出「綜觀《志稿》、《人物志》，可知不論明鄭時期、清代或日據，女性入傳者仍限於〈行誼〉篇中的『節烈』一節」。李氏並舉《澎湖縣志·人物志》中所錄蔡旨禪、郭陳姿與洪陳紋三人為例，說明「此三人或為賢妻良母、或為鄉賢義士，事蹟不同，人生各異，卻與其他守節婦女同入『貞烈』傳中」。

¹⁰⁸ 詳參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研究方法」，頁7。

¹⁰⁹ 詳見林芳玫等著《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1996年，頁73—104。